

童年的文化坐标

孙建江 著

TONGNIAN DE WENHUA ZUOBIAO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童年的文化坐标 / 孙建江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32 5272-1

I. 童... II. 孙... III. 儿童教育—教育理论
IV. 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4180 号

童年的文化坐标

孙建江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168 × 230 毫米 16 开本 27.625 印张 282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2-5272-1

I · 1123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 **孙建江**，生于江南古镇浙江梅城，籍贯浙江温岭。现为浙江少儿出版社编审。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

■ 学术创作方面，出版有学术著作《童话艺术空间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飞翔的灵魂——解读安徒生的童话世界》等七种。出版有作品集《美食家狩猎》、《书缘人生》等三十余种。有论文和作品翻译成英、日、韩等文字。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奖等国家和全国性奖项二十余次。

■ 编辑出版方面，策划和责编的主要图书有《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安徒生童话全集》等百余种。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叶圣陶编辑奖等国家和全国性奖项四十余次。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写作和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是区分开来的。写作是写作，编辑是编辑，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界限很分明。写作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去想编辑工作；而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会完全抛开写作。

然而，近年来我越来越难将两者截然分开了——写作的时候常常想到编辑方面的事情。

既然难分开，不如顺其自然。

倘能游走于两者之间，又何乐而不为呢。

——本书作者

这排法国梧桐在西湖畔。(一九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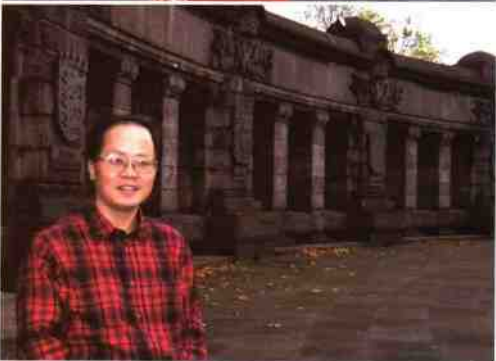
杭州的某个傍晚。(一九九二)



在渤海边。(二〇〇三)



在德国之角，位于莱茵河与摩泽河交汇处的科不伦兹。(二〇〇五)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第三十届世界大会二〇〇六年于澳门召开，在与会代表签名牌上用中文签上自己的名字。





一九九〇年，与班马在杭州植物园享受午后的宁静。



一九九四年，去马来西亚参加首届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研讨会，白天的研讨活动结束后，主人邀国外来的朋友去逛吉隆坡的夜市，有小贩沿街叫卖榴莲，遂与班马坐而品尝。那是我第一次吃榴莲，从未闻过的味道扑鼻而来，还真是不知是吃还是不吃啊。



一九九五年，与冰波一同去北京领奖，结伴拜访前辈作家葛翠琳。

一九九八年，借着去台湾参加海峡两岸童话学术研讨会，走访了不少地方。这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中间是冰波，冰波的左边是卫平。



一九九五年，在北京的一次书展上，晓军邀我和海栖到他们的展位上小坐。书展向来热闹，但也不乏片刻的安静。在安静中发发呆也挺好的。中间是海栖，海栖的左边是晓军。



二〇〇六年，与文学读物研究会的一帮朋友去西藏。事前，被告知进藏当日要在住所休息，不可过多运动，否则容易高原反应。可中午到住所后，身为会长的海栖竟邀大家去看哲蚌寺，说那是世界上现今住有僧人最多的寺庙。结果大多数人遵守规定，拒绝前往，但也有充好汉的我、效东、屹峰积极响应号召。玩了半天好像也没事，身体状况还行。中间是效东，效东的右边是海栖。





在西藏，走访洛扎·郎卡降参活佛家庙，获主人热情接待。不仅近距离聆听活佛讲解藏传佛经，还品尝了活佛自制的香喷喷的酥油茶。用手搭着我肩膀的这位就是着便装的洛扎·郎卡降参活佛。（二〇〇六）



在澳门参加IBBY第三十届世界大会期间，与两位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时任主席Jeffret Garrett先生和即将接任下届主席的Zohreh Ghaeni女士）交流后合个影。（二〇〇六）

序一

孙建江的人文地理与“儿童”指南针

班 马

我是一个深爱地理的人。现在更越来越喜欢了。

翻着建江的这一部论文集，所涉甚广，所论繁多，要写它的观感和精神有点不易。我总想发现一点什么（所以说我喜欢地理）。我发现“儿童”这个词汇在这部论文集中高频率出现，并进一步发现“儿童”这个词要大大超过此类图书之中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这两个词汇。它们之间作为词汇和词意，显然并不相同。这也算是一个发现吗？根本不算。但我自己的确从中又一次感动地发现了我们这一群朋友的一个定点，或者说一个焦点——它如此频繁地出现，如此频频地被提及，如此令作者念念不忘，它就是“儿童”。

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地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这样的一群朋友，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始终都在对准着它的方向，你能不说它的确成为了这些人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指南针？

他们的指南针对准“儿童”

翻阅建江的论文集，我心中又一次浮现出一种地理感觉：

偌大一片国土，事实上却仅有不多的一些人在走着以“儿童”为指南针的道路。

文学批评的经典著述浩如烟海，却也仅在这些人的书中频频出现“儿童”这个词汇。

说个笑话：在相当早以前的一九八八年神农架笔会上，我和建江当时都在场。当时有一群调皮的女作家们给曹文轩指派了一个节目——要曹文轩用他带有苏北口音的话来念“我不是儿童而是为儿童和儿童阅读而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因为在曹文轩的发言里面经常提到“哦童”。另外，在“浙普”加“川普”而混合得相当好玩的王泉根的普通话里面，发言所用到的“二童”之多也成佳话，让学术会议平添可爱。在王泉根的学术专著里面，“儿童”一词频频现身。

更高频率的词，在于“儿童”，这说明了什么？

我也就想在这一点上试着来寻找一下建江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建江的观念和建江的人生指向，已经因“儿童”的定位而思路清晰并且练达。

他可能想把指南针更精确一点地定向于“儿童”，并使“文学”和“理论”获得焦点。

有儿童文学专家的“本位”把握将减少迷失

我只是从“儿童”一词出现的频率而感受到了这本论文集集中隐含的一个重要思想。

其实我不是词语派，但我倒是有点喜欢“词”与“物”、“词”与“符号”的人类指涉含义。在此，不妨先来扫视一下。其实，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更多提及的还并不就是“儿童”（而可能更多会是“思维”）。其实，一个儿童教育学家所频繁关涉的竟也并不是“儿童”（而可能更多会是“学习”）。我观察的结果是：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包括作家、理论家、美学家和出版家，往往才会更多地指涉“儿童”。可以琢磨一下。这里面肯定是有道理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工作其实有着更多的技术与操作层面的东西，而儿童文学工作者才会心中直接浮现生命的和灵性的“儿童”。如果我读出了建江这本论文集中的“儿童”之定位重中，那我是很赞成这一点的。这一点的获得，尤其是沧桑历练之后的一种统观和练达，真的是有着一番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的清明了然。这里面还有针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常有的失误和偏离所做的归位。

我认为，在中国儿童文学如此稀少的研讨里面最好不要强调“对”或“错”。事实上要对待的问题也就是在于“偏”。如果我们指向“儿童”，只不过有时候会过于“文学”，有时候会偏执到强调“理论”。我们会历经时潮，时逢流派，在时代浩浩荡荡的挟持中，只要时不时有专家站出来一再地指明“儿童”的定位，我们就不会迷失。

建江就将起到这种儿童文学专家的专业指导作用。

专家会有很多，但我们更要听听专业的儿童文学专家之论。

“本位”的儿童文学人文地理

当我在看建江这些年来儿童文学言论和见解之时，再看到他突出地表明他的从“教育”到“艺术”再到“本位”的这一宏观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论，我的脑际便浮现出他的艺术身影和思想位置。也许我不可救药，但我的确非常在乎一个专家人物的谱系、站位和本身方向这类“位置”的重要性——儿童专业尤其需要一些真正的本行业专家。经验使得我们不得不看重和辨识专业人物。比如，我这里所说的“儿童文学人文地理”指的就是：根基、渊源、立足点以及他们的“指南针”等等这些站位的问题。这不妨姑妄听之。

其一：建江的专业理念有着来自“童话”、“寓言”这种儿童文学故乡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专业本色。有和没有，并非无关痛痒。他是来自这一故乡的。

其二：建江是出身于儿童出版社的。站在这一位置来谈作品，最起码便会是本位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在少儿社就不能干了，而是说有了这一立足点，就不会偏离大方向。

所以，我十分看重来自建江的许多见解，并试图理解他的艺术立场。

在这本论文集可以看到他一系列的表达，我认为是充满经验的意见。

浙江的以及云南的

人们想到孙建江，一般就会想起西子湖畔文气十足的一个儒雅的孙建江。

事实上建江还有着云南的成长背景，其中并包括极其重要的大学阶段。

我对中国的大西南略有了解。那里的男人好像个个都是思想家。而云南及昆明这地方自有一种旷达之气。大家可以相当地不在乎什么，却又在纵论天下。所以，我始终没有仅仅如看江南才子那样看建江，而是总能感觉到他身上深含有一种“高士”的风范。也就是说，有时候建江非常的随和，但他也是非常独立的，并且，也是相当超脱的。这对于学术研究及其学者身份来说便就是很重要的气质了。建江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美学的学术品格在我看来就非常的“本位”。的确会有一些人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做事却只往大处去说事，好像在避开“儿童”之嫌似的。而在建江身上，又的确总是坦然面对儿童专业，对某些世俗的东西不以为然。他的这种不以为然的平和，让我很是佩服。当他谈及当代儿童文学精神历程归入“本位”时，也会让你觉得这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认真思索，而且，也非常的真诚可信。

喜欢上海的任溶溶

我也是一个非常推崇任溶溶的人。所以，我才会对建江和浙江少儿社多年来与任溶溶之间的儿童文学联结印象深刻。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想表明：任溶溶在中国儿童文学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本宗大师的意义和地位，不是被上海、北京或其他地方所特别重视和高扬，而是被浙少社大大地推崇，这里面正是有着浙少社的文学眼光和建江的专业判断。

我也一直认为，任溶溶先生其实才是中国儿童文学“难得出现”的一位真正体

现儿童本性的大家。建江的眼光、专业观点以及他的儿童文学出版行为，的确都在证实他“本位”的学术思想和儿童方向。有一次，建江和他的伙伴郑重同任溶溶先生一起去深圳。我们在广州见面的那晚，建江和我都当着老先生的面说到这样一句玩笑话，却是真心的话：“任先生，你好像本来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呢……”这话的意思当然是反过来说的，其中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像任溶溶先生这种真正具有儿童精神、幽默本性、优游人生以及极其洒脱的品格，在中国真的是难得一见。笑话也是感慨。我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建江对任溶溶先生的敬仰之情。在这种“理论”之外的时刻，你或许才会深深地明白有如像建江这样的理论家的学术根源。它的确是源自某些真实的东西。

石家庄：“文革”之后“儿童论剑”学术交往的聚首地

信不信——记忆往往是从“地点”进入的。尤其是“交往”。

“文革”之后，儿童文学理论的学术交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石家庄。这个地名也的确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文革”之后重新发展的一个符号。事实上，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比如宣言、条约或者某某“共识”达成之类，往往正是附加在了某一个地名之上的。因为，“会面”和“事情”都发生在那里。尤其是在我们这种人文方面的交往，相互结识并在那个地方相谈与交流，从此结下学术之谊，成为一种聚首之地——一九八四年文化部在石家庄召开了“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会议是很成功的。但会议是一回事，朋友相识、聚首又是另一回事，说

不定还是更有意思的事。我和建江还有一批朋友像曹文轩、程玮、蒲华清等便是在石家庄第一次结识。问题是这种结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便成为一种理论共识、动力和行动。比如说我们此后就开始正式进入了儿童文学理论领域，比如说蒲华清后来就创办了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

而我更想要提及的，也算是一种个人的心路历程，就是当时与建江的交谈对我自己产生过一种非常强大的动力（我可能没对他说过）。这种交谈可能只会发生在那种时候。交谈者，的确有点“论剑”的味道；交谈内容，一点不假地全在“儿童”和“理论”；交谈状态，实在有一种“有相谋者”的技艺切磋快感；交谈语言，也的确是在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理论概念；交谈信息，不断冒出当时中国学界最新、最深的“书”——这在现在看来真是有点过分和好玩，但其间有一种激励过我的东西却非常深刻地铭记在心里，那是一种“原来有人”的兴奋感觉，也是一种行内遇到“高手”的重大工作吸引力——如果都没有高手在这里面一起做这个事，这个事情也就没什么劲了。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建江在作兴奋之谈时停在空中的手势，由于太过重要所以有点神秘的神色，由于思路和话头很多而还没有讲完一句就先用了“格”的杭州语调来中断和重启另外一句的语速，再加上在这一群朋友中的笔者也由于兴奋而言语结巴的样子，实在都属于“过度激动”，好像是在做革命活动似的。但是，当现在想到在那样的状态中所谈的都是“儿童”的理论，能激动成那个样子，也只好哭笑不得了。

建江对“儿童本位”的坚持、加重和提升，我对此有着真切的感受。

序二 闲话孙建江

冰 波

我早就认识建江。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杭州的一个大会场里，已故的童话作家洪汛涛来杭州讲学。其间，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提问，眉清目秀，金属边眼镜闪闪发光，嘴唇红红（其实不是他的嘴唇特别红，而是因为他的脸特别白）。

此人就是孙建江。时间是一九八三年。

这样一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人们用英俊来形容。台湾有家杂志，曾经集中刊载数位台湾女作家的文章来描述他的形象和为人，还配以若干照片为证。

后来我也一直认识建江。这个“认识”是动词。因为一年之后，我与他成了同事。我们做同事长达二十一年。这期间，我一直在认识他。确切地说，我所认识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学识。

建江是耐人寻味的。

儒雅、机智、幽默是他的主格调。

不过，这篇文章我要谈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另一面。

温文儒雅，却行色匆匆，大块吃肉

建江当然知道自己外表的长处：高个、挺拔、斯文，白皮肤凸显其红嘴唇，眼睛虽不大自有闪亮金边镜框作掩饰。

他喜欢穿或条纹或格子的衬衣（常带点色彩）。他喜欢穿的外套往往也带点配色，款式总是斯文的，虽然尺码是特大号的。

但你不能被他的外表所欺骗。

与他同行你就惨了。曾经不止一次听到同事，特别是女同事抱怨：与他同行好痛苦，因为，他走路极快。

他一般不会与你并肩前行，通常是走在你前面，距离你半米左右。如果你真的想与他并肩而行的话，最好改为小跑，或者，至少你曾经练过竞走。

有时候，建江会意识到自己步子太大，频率太高，便刻意放慢速度，但一会儿又老方一帖了。

有机会的话，我想向建江进一言：一个温文儒雅的男士，走路应该慢一点。

我曾经有一种猜想：春天到了，他一家去西湖边，对他而言当然是踏青，对他太太、女儿而言，是不是就成了长跑训练呢？

不过话虽如此说，他走路极快似乎也不无原因。我知道，建江少年时代曾吃过许多苦头，走过许多山路。